

· 京 剧 ·

钢铁元帅

田 英 著

蘇子卿

春风文艺出版社

PDG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出新神話剧，它通过鋼鉄元帅战胜山神和土地的故事，歌頌了全民炼鋼的冲天干劲，說明了人定胜天的真理。

剧中唱、打并重，是一出很活潑的小戏。



鋼鉄元帅

鋼 鉄 元 帥

田 英 著

☆

春風文艺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高前里2号）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証出字第3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1/32 开本 · 32印张 · 9,000字 · 印数：1—4,000 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T·10158·10 定价(7)0.06元

PDG

京 剧

鋼 鉄 元 帥

田 英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59年 沈阳

人 物 表

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干部、市民男女老幼若干人，均着现代服装。工人甲最好由武生扮演。

土地爷——(开虎跳丑)

土地奶——(彩旦)

四小土地

山神爷——(架子武花)

山神奶——(刀马旦)

报子

矿将 } (武行)
煤兵 }

风雨雪霜四神

火姑娘八人

钢铁元帅——(铜锤花脸)

铁汉八人

四风火旗手

大纛旗手

第一場 全民出动

人 物：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干部、市民男女老幼共约二十人。

(音乐“一枝花”幕起，接换“粉蝶儿”)

工人甲：(内唱)炼铁炼钢……

(起“急急风”上，众站门，众各手持铁锹、铁镐、铁钎、大斧、扁担、泥板、土

籃等物。五工人手中各持一牌，牌形五星，黃底紅字，分寫“為、鋼、鐵、而、戰”，上場時站正場亮住，接唱）

為祖國，大生產，日益富強！

（念定場詩）

多快好省建設忙，

一切建設主為鋼。（“台、台”）

鋼鐵戰綫大生產，

遍地高爐（“慶噲”）冒紅光！（“墊頭”收住）

（白）自從黨中央號召全黨全民大搞鋼鐵生產以來，我市日前召開了鋼鐵生產誓師大會。全市人民就在此市內市外，山前山后，人人動手、個個爭先，掀起這鋼鐵生產高潮。同志們！（絲簾一鍾）（眾應介）

分頭行動（“噲”）選擇場所（“噲”）開山平地（噲）修爐（“慶噲”）去者！（“冒頭”）

（音樂起“沽美酒”，眾持工具起舞蹈，邊舞邊唱）

眾：（齊唱）為祖國，煉鋼鐵，全民大生產！

工業農業，飛速發展，

同志們奮勇當先，

選擇場地，在此處炸石開山。

（起“風入松”加“馬腿”眾背山石、打眼、安放炸藥介，除工人甲外眾自上場門下，工人甲牽引火綫至上場門口猛力牽繩在轟隆聲中，工人甲亦下）

第二場 土地搬家

人 物：土地爺、土地奶、四小土地爺。

（在上場山石炸裂聲中，土地爺被震得驚惶失措，他從被炸開的山石中探頭出來驚慌地四望，抖抖头上的泥土跳了出來，趕快小“滾頭子”）

土地爷：（数板）

正在厨房吃午饭，
轟隆一声震破天。
魂飞魄散惊破胆，
人們为何又开山？（左右两望介）
哦！原来是市民炸山运石把爐建，
人来人往闹声喧，
城乡都在大生产，
再到何处把身安？

（白）我乃辽源市矿山土地是也。只因今年春天矿山掀起生产高潮，西安竖井的开采任务追加数倍，地底下四处放炮打眼，震得我睡不安枕、食不下咽，我只得率领一家老小搬到南门外黎明社居住，不想那儿大兴水利、修建水库，挖泥挖得我存身不住；等我搬到辽河岸上，誰想那儿又修起土爐、高爐。爐火昼夜不息，地上鉄水奔流，把我这后脑勺和脊梁骨全給燙坏了。我无奈又带着家小搬到这龙首山边，沒曾想这儿也要炸石开山，修爐炼鉄。我看情况紧急，不免找着老伴儿核計核計。哎，媽媽哪里？媽媽哪里？

（起“小滚头子”，土地爷两望寻介，从下场門下，土地奶持烟袋鍋踉蹌地上，音乐加两次，山石炸裂声。）

土地奶：（数板）头頂爆炸响連天，

震得我头昏眼又眩，
震得这地层直打战，
震得房屋东倒西偏，
震得我恍恍惚惚站不穩，
震得孩子們悶头四下鑽，
搬到这龙首山不到两天半，

难道說又得把家搬？

(搔头介，内土地爷白：“媽媽哪里？”上)

回头听得姥姥喚，

(白)老該死的！(接念)这地皮直顫为哪般？

土地爷：唉！不知哪儿来了一大帮人，剛才在咱們頂上炸石开山，听說也要修什么土爐、高爐的！

土地奶：什么土爐、高爐的？

土地爷：你忘了，就是在辽河岸上站在那儿一群一群地挺着肚皮吐紅水那玩艺儿！

土地奶：哦，就是吐紅水把你后脊梁燙焦的那个东西嗎？

土地爷：誰說不是嘛！我看：趁着咱們在这儿还没落下戶口，还是馬上搬家吧！

土地奶：我不搬！半年搬了三回家，鍋碗瓢盆、箱體床帳，碰的碰，摔的摔，我娘家媽賠送的这点小家底儿全給“折騰”坏了，再搬家，这东西受得了嗎？

土地爷：不搬家，人受得了嗎？等着这儿的土爐、高爐一群一群地修起来，点起火再吐紅水，那不就把我給燙“沒”了！

土地奶：我不搬；咱們找个山沟背靜地方躲它几天就好了！

土地爷：現在哪儿还有背靜的地方？躲到山沟里还不得被人家刨出来！再說看这帮人的那股子拚命的干劲儿也不是三天五天就能完事儿的，我看还是搬吧！

土地奶：我不搬，我挺着！

(轟隆声又起，土地爷土地奶被震倒在地，土地奶两腿直战，以手招土地爷介)
哎唷，我的腰。老該死的！你快过来扶扶我呀！

土地爷：你不是要挺着嗎？(上前扶土地奶起介)我說老伴儿，听动静他們还要炸，你要是不搬，我可得走哇！

土地奶：唉，嫁了你这千人踩、万人踏的老东西，我算是倒了血霉啦！走吧！咱們先找找孩子啊！

(土地爷、土地奶圓場寻介，起“小滚头子”，四小土地爷从上場門走“轱辘毛”同上，惶惶四顧地同念)

四小土地：(念)正在山沟玩，

頭頂响連天！

不見爹娘面，

悶頭(四小土地再走“轱辘毛”)到处鑽！

(四小土地同走矮子，惶惶地喚：“媽呢！”寻介，見土地爷及土地奶急扑上前哭介)

土地爷：(撫小土地頭，小土地牽衣拭泪介)孩子，吃虧了吧！

土地奶：(見狀憐惜地)我的小寶貝兒，被山石搗坏了吧！

小土地甲：媽呀！快領咱們走吧！開山的那幫人太凶啦！簡直就象和誰拚命似的，(指最小的那个小土地爷)小四跑得慢点儿，差点兒就被他們給鏟到爐子里去了！

土地奶：唉，老該死的，搬就搬吧！这回可往哪儿搬哩！

土地爷：我看还是回咱們老家矿山去吧。

正是：到处都把高爐建。

土地奶：土地安家难上难！

(土地爷、土地奶走“扫腿”，四小土地走“矮子”，起“急急风”下)

第三場 山神頑抗

人 物：山 神、山神奶、四矿將、四煤兵、报 子、土地爷、土地奶、風雨雪霜四神。

(接上場“急急风”上四矿將(穿灰色打衣打褲胸前有“矿”字)、四煤兵(穿黑色袍衣抱褲胸前有“煤”字)“站門”山神奶引山神出“捧大盆”)

山 神：(念定場詩)鎮守东山五百年，

方圓百里我为先，

可恨工人开竖井，
山前山后鬧翻天！（“谰头”）

（白）某（谰）辽源市东山山神是也！（“谰”）自幼承繼父业，率领这矿将煤兵鎮守在这东山一带等处。可恨这矿山工人五三年修建竖井，开山凿石，将某脊骨凿坏一环。近年以来，他們追加开采任务，掠去某煤炭弟兄无数，这旧仇未报，新恨又添，思想起来，好不懊恼人也！

（起“反长锤”接唱流水散板）

可恨工人搞修建，
就在这东山前后乱开山，
地层下，他們用风鎚鑽，
鑽得某煤炭弟兄七零八落受摧殘。

他日日夜夜忙生产，
巷道里斗車来往轟轟隆隆响連天，
越思越想，某怒气冲霄汉！（“风点头”）

（接唱）何日才能报仇冤！

（“住头”归坐）唉！（“谰”）

山神奶：我說大王爷，別那么愁眉苦臉、唉声叹气的哩！事到如今，你也該拿个主意才是！

山 神：夫人說哪里話来，某家月前拟将东山陷落一部，怎奈地底安有鋼筋水泥支架；是某搬請辽河河神在这地底发水，怎奈他等用抽水机器将水全部抽干，这便如何是好？

山神奶：你这么說，咱們受了那么多的欺侮，难道就罢了不成？

山 神：夫人，这报仇之事还須从长商議。

山神奶：还“从长”、“从短”的啦！先前我当你是个頂天立地的汉子才跟了你，誰知道現在你由着人家摆弄，我看你簡直快成了“窩囊廢”啦！

（山神奶生气，兩手叉腰坐下，“冲头”上报子）

报子：启禀大王，土地爷率领一家老小回到矿山，现在辕门求
見！

山神：叫他进来！

报子：是！（下，領土地爷、土地奶上）

土地爷奶：（跪下）叩見大王爷！

山神：（見土地爷衣冠不整，土地奶蓬头散发）啊！你等回得山来，如何
落得如此狼狽！

土地爷：一言难尽啦！

（山神奶拉起土地奶讓坐，土地爷起立唱“柳枝腔”）

自从春天离矿山，

搬来搬去还在辽源。

市民到处搞跃进，

生产计划翻几番。

如今又要炼钢铁，

辽河两岸闹翻天，

土爐、高爐遍地建，

爐群个个冒紅烟，

抓我的子孙垫爐底，

焦头烂額苦难堪！

鉄水燙坏我的背，

爐烟熏得我泪漣漣。

写本奏到灵霄殿，

玉皇不在九重天，

停止办公已五月，

說什么人造卫星，撞入天門，把他吓坏，得了大肺炎。

前天搬到龙山去，

戶口未落就碰上崩山，

左思右想无主意，

率领老小回矿山。

大王爷，您本是：

顶天立地英雄汉，

站得高，看得远，

出个主意救救咱！（收住）

山神：事到如今，你且在某家中休养数日，待某与你设法安身便了！

土地爷：多谢大王！

（轟隆之声又起，山神起立，土地爷及土地奶因心有余悸又被震倒在地。众矿将煤兵山神奶闻声四顾）

（起“快冲头”上报子）

报子：启禀大王，大事不好！

山神：何事惊慌？

报子：市内大炼钢铁，东山采煤任务追加十倍，适才采煤机器全部出动，掠去煤炭弟兄无数，竖井工人就在这山顶修爐！

（山神出位，拉着报子手腕）

山神：你待怎讲？

报子：竖井工人就在这山顶修爐！（指头顶）

山神：“崩登碧”，山神一脚踢翻报子，山神奶、土地爷、土地奶、众矿将煤兵全亮住）

哇哇哇哇哇……

（起快板，唱西皮散板）

听说工人到山崗，

不由某家怒滿腔。

今日里欺压到某的头上……

（白）众位弟兄！（一舞，众应介）

（接唱）去至山前大战一场（“住头”）

山神奶：且慢，我說大王爷，如今他們煉鉄正需焦炭，你帶着煤炭弟兄們前去，豈不是叫他們惹火燒身，自投羅網么？

山神：依你之見呢？

山神奶：不如請來風雨雪霜四位天神前去工地撲滅爐火，刮走磚石煤炭，破壞他等工程，大王帶着礦將弟兄隨後接應，你看如何？

山神：夫人言之有理！

（舉鞭，“五鍾”亮住）

天靈靈，地靈靈，有請風雨雪霜四位天神到此助戰！

四神：（內白）來也！……（四神各持一旗，旗上分寫“風”“雨”“雪”“霜”，起“四击头”同上）

不知山神呼喚我等，有何見教？

山神：只因此間工人在這東山之上，大煉鋼鐵，炸石開山，爐火晝夜不息，影響吾神修煉，煩勞尊神施展法力，破壞他等工程，山某感恩非淺！

四神：遵法旨！（起“冲头”四神同下）

山神：众弟兄！（众應介）山坡去者！

（起“急急風”，山神、山神奶、礦將、煤兵同下）

土地奶：（對土地）人家都去了，咱們也別呆着！

土地爷：咱別跟着起哄，那幫工人可不是好惹的！

土地奶：老头子！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山神爷要是戰敗了，你我一家也得担点儿禍。

土地爷：那你說咱們得去啊！

土地奶：去啊！

土地爷：（慢慢移動脚步）

土地奶：（提土地爷耳根）你倒是快着点儿！

土地爷：甯！這不是走着的嗎？

（小鑼，土地爷及土地奶下）

第四場 元帥升帳

人物：工人、農民、學生、戰士等五六人；風雨雪霜四神、山神、山神奶、眾礦將、煤兵、土地爺、土地奶、火姑娘八人。鐵漢八人，四旗手，鋼鐵元帥，大纛旗手。

（幕在鑼聲中拉起，工人、農民、戰士、學生等手持鉄鍬、泥板、鉄鎗，在修建高爐，高爐將完成，正在糊爐門的泥。爐旁有一堆煤兵圍一圓圈蹲在那兒。眾人邊干活兒邊唱）

眾唱：鋼鐵戰綫生產忙，嗨哟嘿！

人人苦戰在爐旁，嗨哟嘿！

大家一條心！嗨哟嘿！

工人甲：（白）同志們，加油干吶！（一鑼）

眾唱：定叫鋼鐵放衛星！（“嗚”）

（起“急急風”，風雨雪霜四神持旗跑圓場，眾急用鉄鍬、鉄鎗等物護住煤兵，四神持旗搖擺，眾用手揉眼介，風神用旗在煤兵頭上晃動數下，眾煤兵分四下走“粘鞭毛”後，隨風旗跑圓場，雨雪霜三神持旗先下，風神耍大旗，眾煤兵走“串毛”，“扑虎”下。風神隨下）

工人甲：同志們，适才大風已將煤炭刮去，你我速速將煤炭搶奪回來。（眾追下）

（上四礦將翻“虎跳”、“小翻”至上場門迎出山神、山神奶、土地及土地奶，亮住，上眾煤兵及風雨雪霜四神“敗場”，起“急急風”跑“反圓場”，眾工人、農民等从上場門出，工人甲持鉄鍬與山神持鞭架住，眾走“二龍出水”，工人、農民每出一人，揚鉄鍬將礦將或煤兵挑番一次。

分對開打，山神及山神奶，土地、土地奶敗下，工人、農民持鉄鍬、鉄鎗叉入礦將腰下，四礦將分別走“虎跳”、“小翻”、“千橋”、“前仆”被挑入爐。四煤兵分別走“小翻提”、“擲子”、“回頭案”、“倒石虎”、“倒三点”、“一盆花”……工人在煤兵走這些舞蹈式時在後揚起鉄鍬，表示鑪煤入爐。音樂先起“風入松”後轉“哪吒令”）

工人甲：同志們！（一鑼，众应介）如今爐內矿石煤炭已足，就此点起爐火！（“鑼”）

（灯光一暗，众工人、农民下，五个火姑娘持五对流星上场舞蹈，音乐起“背馬令”，舞毕，五个火姑娘下换紅綢。八个火姑娘持紅綢同上，灯光渐明，音乐换“入板”，众火姑娘舞紅綢分对穿过，围成圆圈跑圓場介，占前后两排下腰將紅綢向空舞介，音乐在“入板”中加“馬腿”，节奏更強烈，紅綢飞舞愈快。起“四击头”，众火姑娘站高矮式亮住，起西皮倒板）

鋼鐵元帥：（內唱）鋼鐵元帥出爐升帳……

（起“急急风”，鑼鼓滾調門三次，第一次出四鉄钹，第二次出四鉄钹（按靠），第三次出四风火旗（或飞虎旗）手，起“四击头”上鋼鐵元帥（穿割襟，戴帥盔，紅臉，眉心用金粉画火焰）元帥身后大霧旗手揚旗（上有“鋼”字），四紅灯罩住。起“望家乡”，元帥唱西皮散板）

全国人民，都大搞鋼鐵奔戰場，
為建設，固國防，
不分那男女老幼在城乡村鎮到处建爐冒紅光！
頭頂着星星月亮人人把汗珠淌，
這大小土爐、高爐鋼水沸騰，鉄水奔流日夜忙。
工农业，有了鋼，
管叫他棉花丰收，工厂林立，粮食堆滿仓。
固國防，有了鋼，
定叫那飞机、大炮、彈藥充足，严惩那美国狼！
社会主义，咱們一切有保障！

（起“风点头”）

为祖国繁荣富强，某要貢獻出力量！

（起“急急风”，元帥領众跑圓場，中幕拉开，藍色天幕上現“社会主义”四个紅色大字，天幕下光芒向上四射，天幕前有工厂林立的厂房和烟囱、丛林，丰收的稻田。起“四击头”，以元帥为中心亮住）

鋼鐵元帥：弟兄們！（一鑼，众齐应介）

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去者！
（幕在“尾声”中徐落）